

## 深耕幼教 打造雲門舞蹈教室

2014-05-13 王升合 報導

8+1



「我不會刻意把客家山歌編進雲門舞集教室唱遊的教材，因為客家只是台灣族群文化之一而已。」頂著一頭灰黑頭髮，一臉和藹的雲門舞集教室顧問劉北芳堅定地說到。

劉北芳是竹北出生的客家人，初二時全家搬到台北，讓原本充滿著客家話的生活，頓時有了變化。小時候因為家裡窮，只能支持弟妹們讀大學，當時擔任小學校長的爸爸要劉北芳專心考公費補助的師專。她順利考上台北女師，也從此踏上教育之路。畢業後因為實習成績優良，而被台北女師留下，聘為附設幼稚園的師資。在那之後三十五年的工作經驗，改變了劉北芳的一生。因為幼稚園會在校慶、國慶日等表演大會舞，所以老師得要幫學生編舞。那時競爭激烈，每個老師都絞盡腦汁想出最別緻的舞步，劉北芳也不例外。但要一個三、四歲的小孩呆板地跳出來老師所教的舞也不簡單，因此每天下午到了練舞時間，總像是上演一場世界大戰，老師千呼萬喚、恩威並重，學生千百般的不願意，而他們甚至也不在意跳什麼、跳得好不好看。



服務於幼兒教育界的劉北芳，對教育有一貫的想法和做法。(提供/Alex Tsai)

### 與孩子共同編舞無限感動

直到有一天，在練舞開始之前，一個楊姓小男孩告訴劉北芳：「我不要跳，因為我跳得好不快樂喔。」這句話讓劉北芳回到家裡難過了很久，她開始思考是什麼原因使他不喜歡這樣的活動？又回想以前自己在學舞時，是否也感到無趣，於是她決定改變教學的方法。然而當時的她，並不知道這個改變會成為她一生的轉捩點。之後，劉北芳改變了教法，她會問學生：「你們覺得海浪是怎麼樣？」小朋友們就會很認真思考自己腦中海浪的形象，然後用自己的肢體表現出來；而這些動作，可能是大人無法想像、甚至辨認的。接著，劉北芳會匯集大家對海浪的詮釋，編出一支專屬於這群小朋友的舞步。

「跳舞並不只是四肢發達的事，它還牽涉到你人生的經驗，和頭腦將它變為抽象動作的轉換。」劉北芳神采奕奕地說道，「看孩子們非常認真的要把自己心目中的意象傳達給大家，實在很開心。但最棒的還是當他們知道自己的舞步被『錄用』時的笑容。我覺得幼兒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培養孩子主動思考、學習的習慣，和帶給他們自信。從這個共同編舞的過程中，我覺得我達到了。」劉北芳分享道有一次主題為「爆米花」，她使用鍋子當場表演了一次爆玉米花的步驟。而輪到學生發揮的時候，「我看到一個小朋友，真的是使盡全身的力氣在模仿那個玉米花慢慢膨大、膨大，到爆炸的過程，她整個身體都因用力而顫抖，然後一點一點的變大，直到爆玉米花時的奮力一躍，那真的讓人感動！」劉北芳說。

### 鐵三角打造雲門舞蹈教室

往後的教學生涯，劉北芳始終秉持著讓孩子參與課程、讓孩子創造、讓孩子從他們的學習中得到成就感和自信的理念。也因著這樣的理念，引起了雲門舞集的注意。劉北芳表示：「他們需要一個懂教育的人，去教導雲門舞蹈老師如何教別人跳舞。」

在雲門的十二年，劉北芳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舞蹈教育博士張中媛、國立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的林春香老師合作；由音樂、舞蹈、幼教專家組成的鐵三角，共同編寫教案，一點一滴地構成「雲門舞蹈教室」的核心。那時劉北芳在台灣、美國兩地奔波，只要有空檔就埋首寫教案，共寫了八十多件，完成了四到六歲的幼兒舞蹈課程。雲門舞蹈教室成立後，又相繼推出六到八歲、八到



十歲，以及現在正在籌畫的十到十二歲的舞蹈教育。劉北芳秉持的仍是她一貫「讓小朋友參與、創造，讓小朋友由過程中統整、學習」的理念。一直到去年因眼睛變差決定離開崗位的劉北芳，現在還是被雲門聘為顧問，每個星期都會去雲門總部開會，指導其他舞蹈老師。「這樣的生活很棒，因為自己在奉獻了這麼多年後，可以休息了，但是也可以把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傳承給年輕的一輩。」劉北芳這麼說。



劉北芳(左)從童年與其他族群互動的經驗中，養成他對於台灣多元文化的關懷。(提供/劉北芳)

### 望土樓 聽山歌 憶兒時

「以前的竹北不是這個樣子，後來因新竹的縣政府搬去，就繁榮起來了。小時候那裡很鄉下，全部都是田，走路都要打赤腳。」劉北芳說。以前去雜貨店時，會聽到老闆用濃濃的閩南腔說客家話，客家人碰到閩南人時，也很習慣地會用閩南話。」而劉北芳表示，可能就是因為竹北的居民這股先天對語言的包容和尊重，讓竹北變成一個很棒的回憶。

「後來到了台北說客家話的人就變少了。因為會被閩南人笑是『憨客』。」劉北芳認為，客家文化不能消失不是因為她自己是客家人，而是因為族群本身就是一樣珍貴而複雜的寶物，一旦消失就無法再回來，所以沒有一個文化應該面對瀕臨消失的困境。

劉北芳每年會去一次大陸，今年她去了東南沿海的客家村，看到了對岸的客家生活，也讓她與自己的童年經驗做了聯想，當她在與自己家鄉相隔逾二百五十公里的土地上，聽到與自己以前哼唱旋律一樣的山歌時，「會有一種很奇妙的感動，也會很羨慕那邊每個省能夠以自己的方言溝通。」她這麼說。

「看到那樣的土樓覺得很漂亮，但自己從未住過，所以那時候就望著一個這麼雄大的建築，想著裡面發生過多少爭執、多少勾心鬥角的事。土樓裡的年輕人都走光去城裡了，只剩下老人。」對劉北芳而言，那些都是歷史記憶的一部分。

劉北芳自己童年的印象，就是一放學就要回家幫忙家事，連和鄰居玩打彈球時，都要照顧背上的弟弟，有時還要去河裡洗衣服，但她總能邊洗衣邊玩水，還可以抓蚬。那時他們的衣服都是媽媽親手做的，只有過年才有媽媽新縫製的衣服可穿，所以都會很興奮地跑到街上晃來晃去。「有一年過年下雨，我和妹妹就只能躲在屋簷下，看著雨一直下，難過不能穿著新衣到處亂跑。」那種孩童時最純真的夢想破滅時的失望和落寞，恐怕是一輩子沒有辦法安慰、平復的。

劉北芳覺得，客家委員會很努力在復興客家文化，而且做得很多，像那些客家大戲她也都會去聽，也時常去觀賞客家文物展，但她發覺民眾的反應並不熱烈。

她也認為，台灣在小學提倡的鄉土教學其實沒甚麼效果，因為一個語言若只是一個禮拜用兩個小時去學，但是在家裡卻沒有受到那個語言和相關文化的薰陶，如何學習到語言的文化精髓？要不讓一個文化消失，應該是要讓屬於該文化的人，去被那樣的背景感動。劉北芳：「像我們這輩的客家人，從小吃的東西都很簡樸，也沒上過館子；但到了中年以後，尤其是那些不在台灣的，都一定會特別懷念童年家裡客家菜的味道。現在我在台北，都還是要藉由每段時間吃一次濃濃客

家味的菜館，來重新感受那股溫暖。」一直到現在，劉北芳家裡的酸菜和蘿蔔乾都是自己做的，而且每次去美國前就會先通知移居該地的弟弟，接著弟弟就會打電話告知那邊的親友，讓大家知道又有好吃的客家鹹湯圓要來了。

▲TOP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  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